中阿含經/卷第 0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中阿含經

◀上一卷

卷第八

下一卷▶

中阿含經卷第八

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

未曾有法品第四(有十經)(初一日誦)

未曾有．侍者　　薄拘．阿修羅
地動．及瞻波　　郁伽．手各二

（三二）中阿含未曾有法品未曾有法經第一

我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遊舍衛國，在勝林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阿難則於晡時從燕坐起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却住一面，白曰：「世尊！我聞世尊迦葉佛時始願佛道，行梵行，若世尊迦葉佛時始願佛道，行梵行者，我受持是

世尊未曾有法。

「我聞世尊迦葉佛時始願佛道，行梵行，生兜瑟哆天，若世尊迦葉佛時始願佛道，行梵行，生兜瑟哆天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「我聞世尊迦葉佛時始願佛道，行梵行，生兜瑟哆天，世尊後生以三事勝於前生兜瑟哆天者，天壽、天色、天譽，以此故，諸兜瑟哆天歡喜踊躍，歎此天子甚奇！甚特！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祐，有大威神。所以者何？彼後來生以三事勝於前生兜瑟哆天者，天壽、天色、天譽。若世尊迦葉佛時始願佛道，行梵行，生兜瑟哆天，世尊後生以三事勝於前生兜瑟哆天者，天壽、天色、天譽。以此故，諸兜瑟哆天歡喜踊躍，歎此天子甚奇！甚特！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祐，有大威神。所以者何？彼後來生以三事勝於前生兜瑟哆天者，天壽、天色、天譽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「我聞世尊在兜瑟哆天，於彼命終，知入母胎，是時震動一切天地，以大妙光普照世間，乃至幽隱諸闇冥處無有障蔽，謂此日月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祐，有大威神，光所不照者，彼盡蒙耀，彼眾生者因此妙光各各生知，有奇特眾生生，有奇特眾生生。若世尊在兜瑟哆天，於彼命終，知入母胎，是時震動一切天地，以大妙光普照世間，乃至幽隱諸闇冥處無有障蔽，謂此日月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祐，有大威神，光所不照者，彼盡蒙耀，彼眾生者因此妙光各各生知，有奇特眾生生，有奇特眾生生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「我聞世尊知住母胎，依倚右脇，若世尊知住母胎依倚右脇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我聞世尊舒體住母胎，若世尊舒體住母胎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我聞世尊覆藏住母胎，不為血所污，亦不為精及諸不淨所污，若世尊覆藏住母胎，不為血所污，亦不為精及諸不淨所污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「我聞世尊知出母胎，是時震動一切天地，以大妙光普照世間，乃至幽隱諸闇冥處無有障蔽，謂此日月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祐，有大威神，光所不照者，彼盡蒙耀，彼眾生者因此妙光各各生知，有奇特眾生生，有奇特眾生生。若世尊知出母胎，是時震動一切天地，以大妙光普照世間，乃至幽隱諸闇冥處無有障蔽，謂此日月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祐，有大威神，光所不照者，彼盡蒙耀，彼眾生者因此妙光各各生知，有奇特眾生生，有奇特眾生生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「我聞世尊舒體出母胎，若世尊舒體出母胎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我聞世尊覆藏出母胎，不為血所污，亦不為精及諸不淨所污，若世尊覆藏出母胎，不為血所污，亦不為精及諸不淨所污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「我聞世尊初生之時，有四天子手執極細衣，住於母前，令母歡喜，歎此童子甚奇！甚特！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祐，有大威神。若世尊初生之時，有四天子手執細衣，住於母前，令母歡喜，歎此童子甚奇！甚特！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祐，有大威神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「我聞世尊初生之時，即行七步，不恐不怖，亦不畏懼，觀察諸方，若世尊初生之時，即行七步，不恐不怖，亦不畏懼，觀察諸方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「我聞世尊初生之時，則於母前而生大池，其水滿岸，令母於此得用清淨，若世尊初生之時，則於母前而生大池，其水滿岸，令母於此得用清淨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「我聞世尊初生之時，上虛空中雨水注下，一冷一暖，灌世尊身，若世尊初生之時，上虛空中雨水注下，一冷一暖，灌世尊身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「我聞世尊初生之時，諸天於上鼓天妓樂，天青蓮華、紅蓮華、赤蓮華、白蓮華、天文陀羅花及細末栴檀香散世尊上。若世尊初生之時，諸天於上鼓天妓樂，天青蓮華、紅蓮華、赤蓮華、白蓮華、天文陀羅華及細末栴檀香散世尊上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「我聞世尊一時在父白淨王家，晝監田作，坐閻浮樹下，離欲、離惡不善之法，有覺有觀，離生喜樂，得初禪成就遊。爾時中後，一切餘樹影皆轉移，唯閻浮樹其影不移，蔭世尊身，於是釋白淨往觀田作，至作人所，問曰：『作人！童子何處？』作人答曰：『天童子今在閻浮樹下。』於是釋白淨往詣閻浮樹。時，釋白淨日中後，見一切餘樹影皆轉移，唯閻浮樹其影不移，蔭世尊身，便作是念：『今此童子甚奇！甚特！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祐，有大威神。所以者何？日中之後，一切餘樹影皆轉移，唯閻浮樹其影不移，蔭童子身。』若世尊日中之後，一切餘樹影皆轉移，唯閻浮樹其影不移，蔭世尊身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「我聞世尊一時遊鞞舍離大林之中。於是，世尊過夜平旦，著衣持鉢，入鞞舍離城而行乞食，乞食已竟，收舉衣鉢，澡洗手足，以尼師檀著於肩上，往入林中，至一哆羅樹下，

敷尼師檀，結加趺坐。是時中後，一切餘樹影皆轉移，唯哆羅樹其影不移，蔭世尊身。於是釋摩訶男中後仿佯，往至大林，釋摩訶男日中後，見一切餘樹影皆轉移，唯哆羅樹其影不移，蔭世尊身，便作是念：『沙門瞿曇甚奇！甚特！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祐，有大威神。所以者何？日中之後，一切餘樹影皆轉移，唯哆羅樹其影不移，蔭沙門瞿曇身。』若世尊日中之後，一切餘樹影皆轉移，唯哆羅樹其影不移，蔭世尊身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「我聞世尊一時遊鞞舍離大林之中，爾時，諸比丘置鉢露地。時，世尊鉢亦在其中，有一獼猴持佛鉢去，諸比丘訶：『恐破佛鉢。』佛告諸比丘：『止！止！莫訶！不破鉢也。』時，彼獼猴持佛鉢去，至一娑羅樹，徐徐上樹，於娑羅樹上取蜜滿鉢，徐徐下樹，還詣佛所，即以蜜鉢奉上世尊，世尊不受。時，彼獼猴却在一面，取斫去蟲，既去蟲已，還持上佛，佛復不受。獼猴復却在於一面，取水著蜜中，持還上佛，世尊便受。獼猴見佛取蜜鉢已，歡喜踊躍，却行弄舞，迴旋而去。若世尊令彼獼猴見世尊取蜜鉢已，歡喜踊躍，却行弄舞，迴旋去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「我聞世尊一時遊鞞舍離獼猴水邊高樓臺觀，爾時，世尊曝曬坐具，抖擻拂拭。是時，大非時雲來，普覆虛空，欲雨而住，須待世尊。世尊曝曬坐具，抖擻拂拭，舉著一處已，攝持掃箒住屋基上。於是大雲已見世尊收舉坐具，便下大雨，於卑、高地滂霈平滿。若世尊令彼大雲已見世尊收舉坐具，便下大雨，於卑、高地滂霈滿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「我聞世尊一時遊跋耆中，在溫泉林娑羅樹王下坐。爾時中後，一切餘樹影皆轉移，唯娑羅樹王其影不移，蔭世尊身。於是羅摩園主行視園時，日中後，見一切餘樹影皆轉移，唯娑羅樹王其影不移，蔭世尊身，便作是念：『沙門瞿曇甚奇！甚特！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祐，有大威神。所以者何？日中之後，一切餘樹影皆轉移，唯娑羅樹王其影不移，蔭沙門瞿曇身。』若世尊日中之後，一切餘樹影皆轉移，唯娑羅樹王其影不移，蔭世尊身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「我聞世尊一時在阿浮神室中。爾時，世尊過夜平旦，著衣持鉢，入阿浮村而行乞食，乞食已竟，收舉衣鉢，澡洗手足，以尼師檀著於肩上，入神室燕坐。爾時，天大雷雨雹，殺四牛、耕者二人，彼送葬時，大眾喧鬧，其聲高大，音響震動。於是，世尊則於晡時燕坐而起，從神室出，露地經行。時，彼大眾中，有一人見世尊則於晡時燕坐而起，從神室出，露地經行，即往詣佛，稽首作禮，隨佛經行。佛見在後，問彼人曰：『以何等

故，大眾喧鬧，其聲高大，音響震動耶？』彼人白曰：『世尊！今日天大雷雨雹，殺四牛、耕者二人，彼送葬時，大眾喧鬧，其聲高大，音響震動。世尊！向者不聞聲耶？』世尊答曰：『我不聞聲。』復問：『世尊！向為眠耶？』答曰：『不也。』復問：『世尊！時寤不聞此大聲耶？』答曰：『如是。』爾時，彼人便作是念：『甚奇！甚特！極息至寂，如來．無所著．等正覺之所行。所以者何？寤而不聞此大音聲。』若世尊寤而不聞此大音聲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「我聞世尊一時在鬱鞞羅尼連然河邊，阿闍恕羅尼拘類樹下初得佛道。爾時大雨，至于七日，高下悉滿，潢潦橫流，世尊於中露地經行，其處塵起。若世尊潢潦橫流，世尊於中露地經行，其處塵起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「我聞魔王六年逐佛，求其長短，不能得便，厭已而還。若世尊魔王六年隨逐世尊，求其長短，不能得便，厭已而還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

「我聞世尊七年念身，常念不斷。若世尊七年念身，常念不斷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」

於是，世尊告曰：「阿難！汝從如來更受持此未曾有法。阿難！如來知覺生，知住、知滅，常知，無不知時。阿難！如來知思想生，知住、知滅，常知，無不知時。是故，阿難！汝從如來更受持此未曾有法。」

佛說如是。尊者阿難及諸比丘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未曾有法經第一竟(二千九百十七字)

（三三）中阿含未曾有法品侍者經第二(初一日誦)

我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遊王舍城。

爾時，多識名德、上尊長老比丘、大弟子等，謂尊者拘隣若、尊者阿攝貝、尊者跋提釋迦王、尊者摩訶男拘隸、尊者恕破、尊者耶舍、尊者邠耨、尊者維摩羅、尊者伽恕波提、

尊者須陀耶、尊者舍梨子、尊者阿那律陀、尊者難提、尊者金毘羅、尊者隸婆哆、尊者大目乾連、尊者大迦葉、尊者大拘絺羅、尊者大周那、尊者大迦旃延、尊者邠耨加[少/兔]寫長老、尊者耶舍行籌長老，如是比餘多識名德、上尊、長老比丘、大弟子等，亦遊王舍城，並皆近佛葉屋邊住。

是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年老，體轉衰弊，壽過垂訖，宜須侍者，汝等見為舉一侍者，令瞻視我可非不可，受我所說，不失其義。」

於是，尊者拘隣若即從坐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「世尊！我願奉侍可非不可，及受所說，不失其義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拘隣若！汝自年老，體轉衰弊，壽過垂訖，汝亦自應須瞻視者。拘隣若！汝還本坐。」於是，尊者拘隣若即禮佛足，便還復坐。

如是尊者阿攝貝、尊者跋提釋迦王、尊者摩訶男拘隸、尊者憍破、尊者耶舍、尊者邠耨、尊者維摩羅、尊者伽憍波提、尊者須陀耶、尊者舍梨子、尊者阿那律陀、尊者難提、尊者金毘羅、尊者隸婆哆、尊者大目乾連、尊者大迦葉、尊者大拘絺羅、尊者大周那、尊者大迦旃延、尊者邠耨加[少/兔]寫長老。

尊者耶舍行籌長老即從坐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白曰：「世尊！我願奉侍可非不可，及受所說，不失其義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耶舍！汝自年老，體轉衰弊，壽過垂訖，汝亦自應須瞻視者。耶舍！汝還本坐。」於是，尊者耶舍即禮佛足，便還復坐。

爾時，尊者大目乾連在彼眾中，便作是念：「世尊欲求誰為侍者？意在何比丘，欲令瞻視可非不可，及受所說，不失其義？我寧可入如其像定，觀眾比丘心。」於是，尊者大目乾連即入如其像定，觀眾比丘心。尊者大目乾連即知世尊欲得賢者阿難以為侍者，意在阿難，欲令瞻視可非不可，及受所說，不失其義。於是，尊者大目乾連即從定起，白眾比丘曰：「諸賢知不？世尊欲得賢者阿難以為侍者，意在阿難，欲令瞻視可非不可，及受所說，不失其義。諸賢！我等今應共至賢者阿難所，勸喻令為世尊侍者。」

於是，尊者大目乾連及諸比丘共至尊者阿難所，共相問訊，却坐一面。是時，尊者大目

乾連坐已，語曰：「賢者阿難！汝今知不？佛欲得汝以為侍者，意在阿難，令瞻視我可非不可，受我所說，不失其義。阿難！猶村外不遠有樓閣臺觀，向東開窻，日出光照在於西壁，賢者阿難！世尊亦然，欲得賢者阿難以為侍者，意在阿難，令瞻視我可非不可，受我所說，不失其義。賢者阿難！汝今可為世尊侍者。」

尊者阿難白曰：「尊者大目乾連！我不堪任奉侍世尊。所以者何？諸佛世尊難可難侍謂為侍者。尊者大目乾連！猶如王大雄象，年滿六十，憍發力盛，牙足體具，難可難近謂為看視也。尊者大目乾連！如來．無所著．等正覺亦復如是，難可難近謂為侍者。尊者大目乾連！我以是故，不任侍者。」

尊者大目乾連復語曰：「賢者阿難！聽我說喻，智者聞喻，即解其義。賢者阿難！猶如優曇鉢華，時生於世，賢者阿難！如來．無所著．等正覺亦復如是，時時出世。賢者阿難！汝可速為世尊侍者，瞿曇當得大果。」

尊者阿難復白曰：「尊者大目乾連！若世尊與我三願者，我便然可為佛侍者。云何為三？我願不著佛新故衣，願不食別請佛食，願不非時見佛。尊者大目乾連！若世尊與我此三願者，如是我便為佛侍者。」

於是，尊者大目乾連勸尊者阿難為侍者已，即從坐起，繞尊者阿難，而便還去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「世尊！我已勸喻賢者阿難為佛侍者。世尊！賢者阿難從佛求三願。云何為三？願不著佛新故衣，願不食別請佛食，願不非時見佛。『尊者大目乾連！若世尊與我此三願者，如是我便為佛侍者。』」

世尊告曰：「大目乾連！阿難比丘聰明智慧，豫知當有譏論，或諸梵行作如是語：『阿難比丘為衣故奉侍世尊。』大目乾連！若阿難比丘聰明智慧，豫知當有譏論，或諸梵行作如是語：『阿難比丘為衣故奉侍世尊。』者，是謂阿難比丘未曾有法。大目乾連！阿難比丘聰明智慧，豫知當有譏論，或諸梵行作如是語：『阿難比丘為食故奉侍世尊。』大目乾連！若阿難比丘聰明智慧，豫知當有譏論，或諸梵行作如是語：『阿難比丘為食故奉侍世尊。』者，是謂阿難比丘未曾有法。大目乾連！阿難比丘善知時，善別時，知我是往見如來時，知我非往見如來時。知比丘眾、比丘尼眾是往見如來時，知比丘眾、比丘尼眾非往見如來時。知優婆塞眾、優婆私眾是往見如來時，知優婆塞眾、優婆私眾非往見如來時。知眾多異學沙門、梵志是往見如來時，知眾多異學沙門、梵志非往見如來時。知此眾多異學沙門、梵志能與如來共論，知此眾多異學沙門、梵志不能與如來共

論。知此食噉含消，如來食已，安隱饒益，知此食噉含消，如來食已，不安隱饒益。知此食噉含消，如來食已，得辯才說法，知此食噉含消，如來食已，不得辯才說法。是謂阿難比丘未曾有法。

「大目乾連！阿難比丘雖無他心智，而善知如來晡時從燕坐起，豫為人說，今日如來行如是，如是現法樂居，審如所說，諦無有異。是謂阿難比丘未曾有法。

「尊者阿難作是說：『諸賢！我奉侍佛來二十五年，若以此心起貢高者，無有是相。』若尊者阿難作此說，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。

「尊者阿難復作是說：『諸賢！我奉侍佛來二十五年，初不非時見佛。』若尊者阿難作此說，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。

「尊者阿難復作是說：『諸賢！我奉侍佛來二十五年，未曾為佛所見訶責，除其一過，此亦為他故。』若尊者阿難作此說，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。

「尊者阿難復作是說：『諸賢！我從如來受八萬法聚，受持不忘，若以此起貢高者，無有此相。』若尊者阿難作此說，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。

「尊者阿難復作是說：『諸賢！我從如來受八萬法聚，初不再問，除其一句，彼亦如是不易。』若尊者阿難作此說，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。

「尊者阿難復作是說：『諸賢！我從如來受持八萬法聚，初不見從他人受法。』若尊者阿難作此說，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。

「尊者阿難復作是說：『諸賢！我從如來受持八萬法聚，初無是心，我受此法，為教語他。諸賢！但欲自御自息，自般涅槃故。』若尊者阿難作此說，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。

「尊者阿難復作是說：『諸賢！此甚奇！甚特！謂四部眾來詣我所而聽法，若我因此起貢高者，都無此相，亦不豫作意，有來問者，我當如是如是答。諸賢！但在坐時，隨其義應。』若尊者阿難作此說，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。

「尊者阿難復作是說：『諸賢！此甚奇！甚特！謂眾多異學沙門、梵志來問我事，我若

以此有恐怖，有畏懼，身毛豎者，都無此相，亦不豫作意，有來問者，我當如是如是答。諸賢！但在坐時，隨其義應。』若尊者阿難作此說，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。

「復次，一時，尊者舍梨子、尊者大目乾連、尊者阿難在舍衛國婆羅邏山中。是時，尊者舍梨子問曰：『賢者阿難！汝奉侍佛來二十五年，頗憶有時起欲心耶？』尊者阿難白曰：『尊者舍梨子！我是學人，而不離欲。』尊者舍梨子復語曰：『賢者阿難！我不問汝學以無學，我但問汝奉侍佛來二十五年，汝頗憶有起欲心耶？』尊者舍梨子復再三問曰：『賢者阿難！汝奉侍佛來二十五年，頗憶有時起欲心耶？』尊者阿難亦至再三白曰：『尊者舍梨子！我是學人，而不離欲。』尊者舍梨子復語曰：『賢者阿難！我不問汝學以無學，我但問汝奉侍佛來二十五年，汝頗憶有起欲心耶？』於是，尊者大目乾連語曰：『賢者阿難！速答，速答。阿難！汝莫觸嬈上尊長老。』於是，尊者阿難答曰：『尊者舍梨子！我奉侍佛來二十五年，我初不憶曾起欲心。所以者何？我常向佛有慚愧心，及諸智梵行人。』若尊者阿難作此說，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。

「復次，一時，世尊遊王舍城，在巖山中。是時，世尊告曰：『阿難！汝臥當如師子臥法。』尊者阿難白曰：『世尊！獸王師子臥法云何？』世尊答曰：『阿難！獸王師子晝為食行，行已入窟，若欲眠時，足足相累，伸尾在後，右脅而臥，過夜平旦，回顧視身。若獸王師子身體不正，見已不喜，若獸王師子其身周正，見已便喜。彼若臥起，從窟而出，出已頻呻，頻呻已自觀身體，自觀身已四顧而望，四顧望已便再三吼，再三吼已便行求食，獸王師子臥法如是。』

「尊者阿難白曰：『世尊！獸王師子臥法如是，比丘臥法當復云何？』

「世尊答曰：『阿難！若比丘依村邑，過夜平旦，著衣持鉢，入村乞食，善護持身，守攝諸根，立於正念。彼從村邑乞食已竟，收舉衣鉢，澡洗手足，以尼師檀著於肩上，至無事處，或至樹下，或空室中，或經行，或坐禪，淨除心中諸障礙法。晝或經行或坐禪，淨除心中諸障礙已，復於初夜或經行，或坐禪，淨除心中諸障礙法。於初夜時，或經行，或坐禪，淨除心中諸障礙已，於中夜時，入室欲臥，四疊僧伽梨敷著床上，襞僧伽梨作枕，右脅而臥，足足相累，意係明相，正念正智，恒念起想。彼後夜時速從臥起，或經行，或坐禪，淨除心中諸障礙法，如是比丘師子臥法。』尊者阿難白曰：『世尊！如是比丘師子臥法。』

「尊者阿難復作是說：『諸賢！世尊教我師子喻臥法，從是已來，初不復以左脅而臥。』

若尊者阿難作此說，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。

「復次，一時，世尊遊拘尸那竭，住恕跋單力士娑羅林中。爾時，世尊最後欲取般涅槃時告曰：『阿難！汝往至雙娑羅樹間，可為如來北首敷床，如來中夜當般涅槃。』

「尊者阿難受如來教，即詣雙樹，於雙樹間而為如來北首敷床，敷床已訖，還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却住一面，白曰：『世尊！已為如來於雙樹間北首敷床，唯願世尊自當知時。』

「於是，世尊將尊者阿難至雙樹間，四疊僧伽梨以敷床上，襞僧伽梨作枕，右脅而臥，足足相累，最後般涅槃時，尊者阿難執拂侍佛，以手抆淚而作是念：『本有諸方比丘眾，來欲見世尊供養禮事，皆得隨時奉見世尊供養禮事，若聞世尊般涅槃已，便不復來奉見世尊供養禮事，我亦不得隨時見佛供養禮事。』

「於是，世尊問諸比丘：『阿難比丘今在何處？』時，諸比丘白曰：『世尊！尊者阿難執拂侍佛，以手抆淚而作是念：「本有諸方比丘眾，來欲見世尊供養禮事，皆得隨時奉見世尊供養禮事，若聞世尊般涅槃已，便不復來奉見世尊供養禮事，我亦不得隨時見佛供養禮事。」』

「於是，世尊告曰：『阿難！汝勿啼泣，亦莫憂慼。所以者何？阿難！汝奉侍我，身行慈，口、意行慈，初無二心，安樂無量，無邊無限。阿難！若過去時，諸如來．無所著．等正覺有奉侍者，無勝於汝。阿難！若未來諸如來．無所著．等正覺有奉侍者，亦無勝汝。阿難！我今現在如來．無所著．等正覺，若有侍者，亦無勝汝。所以者何？阿難善知時，善別時，知我是往見如來時，知我非往見如來時。知比丘眾、比丘尼眾是往見如來時。知比丘眾、比丘尼眾非往見如來時。知優婆塞眾、優婆私眾是往見如來時。知優婆塞眾、優婆私眾非往見如來時。知眾多異學沙門、梵志是往見如來時。知眾多異學沙門、梵志非往見如來時。知此眾多異學沙門、梵志能與如來共論。知此眾多異學沙門、梵志不能與如來共論。知此食噉含消，如來食已，得安隱饒益。知此食噉含消，如來食已，不得安隱饒益。知此食噉含消，如來食已，得辯才說法。知此食噉含消，如來食已，不得辯才說法。復次，阿難！汝雖無他心智，而逆知如來晡時從燕坐起，預為人說，今日如來行如是，如是現法樂居，審如所說，諦無有異。』

「於是，世尊欲令尊者阿難喜，告諸比丘：『轉輪聖王得四未曾有法。云何為四？剎利

眾往見轉輪王，若默然時，見已歡喜，若所說時，聞已歡喜。梵志眾、居士眾、沙門眾往見轉輪王，若默然時，見已歡喜，若所說時，聞已歡喜。阿難比丘亦復如是，得四未曾有法。云何為四？比丘眾往見阿難，若默然時，見已歡喜，若所說時，聞已歡喜。比丘尼眾、優婆塞眾、優婆私眾往見阿難，若默然時，見已歡喜，若所說時，聞已歡喜。』

「復次，阿難為眾說法，有四未曾有。云何為四？阿難比丘為比丘眾至心說法，非不至心。彼比丘眾亦作是念：『願尊者阿難常說法，莫令中止。』彼比丘眾聞尊者阿難說法，終無厭足，然阿難比丘自默然住。為比丘尼眾、優婆塞眾、優婆私眾至心說法，非不至心。優婆私眾亦作是念：『願尊者阿難常說法，莫令中止。』優婆私眾聞尊者阿難說法，終無厭足，然阿難比丘自默然住。

「復次，一時，佛般涅槃後不久，尊者阿難遊於金剛，住金剛村中。是時，尊者阿難無量百千眾前後圍繞而為說法，於是，尊者金剛子亦在眾中，尊者金剛子心作是念：『此尊者阿難，故是學人，未離欲耶？我寧可入如其像定，以如其像定，觀尊者阿難心。』於是，尊者金剛子便入如其像定，以如其像定觀尊者阿難心，尊者金剛子即知尊者阿難，故是學人而未離欲。

「於是，尊者金剛子從三昧起，向尊者阿難而說頌曰：

「『山林靜思惟，　　涅槃令入心，
瞿曇禪無亂，　　不久息跡證。』

「於是，尊者阿難受尊者金剛子教，離眾獨行，精進無亂，彼離眾獨行，精進無亂，族姓子所為，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捨家、無家、學道者，唯無上梵行訖。彼即於現法自知自覺，自作證成就遊，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尊者阿難知法已，乃至得阿羅訶，尊者阿難作是說：『諸賢！我坐床上，下頭未至枕頃，便斷一切漏，得心解脫。』若尊者阿難作此說，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。

「尊者阿難復作是說：『諸賢！我當結加趺坐而般涅槃。』尊者阿難便結加趺坐而般涅槃。若尊者阿難結加趺坐而般涅槃，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。」

佛說如是。彼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侍者經第二竟(四千三百九十九字)

（三四）中阿含未曾有法品薄拘羅經第三(初一日誦)

我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般涅槃後不久，尊者薄拘羅遊王舍城，在竹林加蘭哆園。

爾時，有一異學，是尊者薄拘羅未出家時親善朋友，中後仿佯，往詣尊者薄拘羅所，共相問訊，却坐一面，異學曰：「賢者薄拘羅！我欲有所問，為見聽不？」

尊者薄拘羅答曰：「異學！隨汝所問，聞已當思。」

異學問曰：「賢者薄拘羅！於此正法、律中學道幾時？」

尊者薄拘羅答曰：「異學！我於此正法、律中學道已來八十年。」

異學復問曰：「賢者薄拘羅！汝於此正法律中學道已來八十年，頗憶曾行婬欲事耶？」

尊者薄拘羅語異學曰：「汝莫作是問，更問餘事。『賢者薄拘羅！於此正法、律中學道已來八十年，頗憶曾起欲想耶？』異學！汝應作是問。」

於是，異學便作是語：「我今更問賢者薄拘羅！汝於此正法、律中學道已來八十年，頗憶曾起欲想耶？」

於是，尊者薄拘羅因此異學問，便語諸比丘：「諸賢！我於此正法、律中學道已來八十年，以此起貢高者，都無是想。若尊者薄拘羅作此說，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。」

復次，尊者薄拘羅作是說：「諸賢！我於此正法、律中學道已來八十年，未曾有欲想。若尊者薄拘羅作此說，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。」

復次，尊者薄拘羅作是說：「諸賢！我持糞掃衣來八十年，若因此起貢高者，都無是相。若尊者薄拘羅作此說，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。」

復次，尊者薄拘羅作是說：「諸賢！我持糞掃衣來八十年，未曾憶受居士衣，未曾割截作衣，未曾倩他比丘作衣，未曾用針縫衣，未曾持針縫囊，乃至一縷。若尊者薄拘羅作此說，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。」

復次，尊者薄拘羅作是說：「諸賢！我乞食來八十年，若因此起貢高者，都無是相。若尊者薄拘羅作此說，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。」

復次，尊者薄拘羅作是說：「諸賢！我乞食來八十年，未曾憶受居士請，未曾超越乞食，未曾從大家乞食於中當得淨好極妙豐饒食噉含消，未曾視女人面，未曾憶入比丘尼坊中，未曾憶與比丘尼共相問訊，乃至道路亦不共語。若尊者薄拘羅作此說，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。」

復次，尊者薄拘羅作是說：「諸賢！我於此正法、律中學道已來八十年，未曾憶畜沙彌，未曾憶為白衣說法，乃至四句頌亦不為說。若尊者薄拘羅作此說，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。」

復次，尊者薄拘羅作是說：「諸賢！我於此正法、律中學道已來八十年，未曾有病，乃至彈指頃頭痛者，未曾憶服藥，乃至一片訶梨勒。若尊者薄拘羅作此說，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。」

復次，尊者薄拘羅作是說：「諸賢！我結加趺坐，於八十年未曾猗壁猗樹。若尊者薄拘羅作此說，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。」

復次，尊者薄拘羅作是說：「諸賢！我於三日夜中得三達證。若尊者薄拘羅作此說，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。」

復次，尊者薄拘羅作是說：「諸賢！我結加趺坐而般涅槃，尊者薄拘羅便結加趺坐而般涅槃。若尊者薄拘羅結加趺坐而般涅槃，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。」

尊者薄拘羅所說如是，彼時異學及諸比丘，聞所說已，歡喜奉行。

薄拘羅經第三竟(九百八十字)

（三五）中阿含未曾有法品阿修羅經第四(初一日誦)

我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遊鞞蘭若，在黃蘆園。

爾時，婆羅邏阿修羅王、牟梨遮阿修羅子，色像巍巍，光耀暐曄，夜將向旦，往詣佛所，禮世尊足，却住一面。

世尊問曰：「婆羅邏！大海中阿修羅無有衰退阿修羅壽、阿修羅色、阿修羅樂、阿修羅力，諸阿修羅樂大海中耶？」

婆羅邏阿修羅王、牟梨遮阿修羅子答曰：「世尊！我大海中諸阿修羅無有衰退於阿修羅壽、阿修羅色、阿修羅樂、阿修羅力，諸阿修羅樂大海中。」

世尊復問曰：「婆羅邏！大海中有幾未曾有法，令諸阿修羅見已樂中。」

婆羅邏答曰：「世尊！我大海中有八未曾有法，令諸阿修羅見已樂中。云何為八？世尊！我大海從下至上，周迴漸廣，均調轉上，以成於岸，其水常滿，未曾流出。世尊！若我大海從下至上，周迴漸廣，均調轉上，以成於岸，其水常滿，未曾流出者，是謂我大海中第一未曾有法，諸阿修羅見已樂中。

「復次，世尊！我大海潮未曾失時。世尊！若我大海潮未曾失時者，是謂我大海中第二未曾有法，諸阿修羅見已樂中。

「復次，世尊！我大海水甚深無底，極廣無邊。世尊！若我大海甚深無底，極廣無邊者，是謂我大海中第三未曾有法，諸阿修羅見已樂中。

「復次，世尊！我大海水鹹，皆同一味。世尊！若我大海水鹹，皆同一味者，是謂我大海中第四未曾有法，諸阿修羅見已樂中。

「復次，世尊！我大海中多有珍寶，無量瑿異，種種珍琦，充滿其中，珍寶名者，謂金、

銀、水精、琉璃、摩尼、真珠、碧玉、白珂、螺璧、珊瑚、虎珀、馬瑙、璅瑁、赤石、琁珠。世尊！若我大海中多有珍寶，無量瑿異、種種珍琦，充滿其中，珍寶名者，謂金、銀、水精、琉璃、摩尼、真珠、碧玉、白珂、螺璧、珊瑚、虎珀、馬瑙、璅瑁、赤石、琁珠者，是謂我大海中第五未曾有法，諸阿修羅見已樂中。

「復次，世尊！我大海中大神所居，大神名者，謂阿修羅、乾塔恕、羅剎、魚摩竭、龜、鼉、婆留泥、帝麑、帝麑伽羅、提帝麑伽羅。復次，大海中甚奇！甚特！眾生身體有百由延，有二百由延，有三百由延，有至七百由延，身皆居海中。世尊！若大海中大神所居，大神名者，謂阿修羅、乾塔恕、羅剎、魚摩竭、龜、鼉、婆留泥、帝麑、帝麑伽羅、提帝麑伽羅。復次，大海中甚奇！甚特！眾生身體有百由延，有二百由延，有三百由延，有至七百由延，身皆居海中者，是謂我大海中第六未曾有法，諸阿修羅見已樂中。

「復次，世尊！我大海清淨，不受死屍。若有命終者，過夜風便吹著岸上。世尊！若我大海清淨，不受死屍。若有命終者，過夜風便吹著岸上者，是謂我大海中第七未曾有法，諸阿修羅見已樂中。

「復次，世尊！我大海閻浮洲中有五大河，一曰恒伽，二曰搖尤那，三曰舍牢浮，四曰阿夷羅婆提，五曰摩企，悉入大海，既入中已，各捨本名，皆曰大海。世尊！若我大海閻浮洲中有五大河，一曰恒伽，二曰搖尤那，三曰舍牢浮，四曰阿夷羅婆提，五曰摩企，悉入大海，既入中已，各捨本名，皆曰大海者，是謂我大海中第八未曾有法，諸阿修羅見已樂中。

「世尊！是謂我大海中有八未曾有法，諸阿修羅見已樂中。世尊！於佛正法、律中有幾未曾有法，令諸比丘見已樂中。」

世尊答曰：「婆羅邏！我正法、律中亦有八未曾有法，令諸比丘見已樂中。云何為八？婆羅邏！如大海從下至上，周迴漸廣，均調轉上，以成於岸，其水常滿，未曾流出。婆羅邏！我正法、律亦復如是，漸作漸學，漸盡漸教。婆羅邏！若我正法、律中漸作漸學，漸盡漸教者，是謂我正法、律中第一未曾有法，令諸比丘見已樂中。

「復次，婆羅邏！如大海潮，未曾失時。婆羅邏！我正法、律亦復如是，為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私施設禁戒，諸族姓子乃至命盡，終不犯戒。婆羅邏！若我正法、律中為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私施設禁戒，諸族姓子乃至命盡，終不犯戒者，是謂

我正法、律中第二未曾有法，令諸比丘見已樂中。

「復次，婆羅邏！如大海水，甚深無底，極廣無邊。婆羅邏！我正法、律亦復如是，諸法甚深，甚深無底，極廣無邊。婆羅邏！若我正法、律中諸法甚深，甚深無底，極廣無邊者，是謂我正法、律中第三未曾有法，令諸比丘見已樂中。

「復次，婆羅邏！如大海水鹹，皆同一味，婆羅邏！我正法、律亦復如是，無欲為味，覺味、息味及道味。婆羅邏！若我正法、律中無欲為味，覺味、息味及道味者，是謂我正法、律中第四未曾有法，令諸比丘見已樂中。

「復次，婆羅邏！如大海中多有珍寶，無量瑿異、種種珍琦，充滿其中，珍寶名者，謂金、銀、水精、琉璃、摩尼、真珠、碧玉、白珂、螺璧、珊瑚、虎珀、馬瑙、璅瑁、赤石、琁珠。婆羅邏！我正法、律亦復如是，多有珍寶，無量瑿異，種種珍琦，充滿其中，珍寶名者，謂四念處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支、八支聖道。婆羅邏！若我正法、律中多有珍寶，無量瑿異，種種珍琦，充滿其中，珍寶名者，謂四念處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支、八支聖道者，是謂我正法、律中第五未曾有法，令諸比丘見已樂中。

「復次，婆羅邏！如大海中大神所居，大神名者，謂阿修羅、乾塔恕、羅剎、魚摩竭、龜、鼉、婆留泥、帝麑、帝麑伽羅、提帝麑伽羅。復次，大海中甚奇！甚特！眾生身體有百由延，有二百由延，有三百由延，有至七百由延，身皆居海中。婆羅邏！我正法、律亦復如是，聖眾大神皆居其中，大神名者，謂阿羅訶、向阿羅訶、阿那含、向阿那含、斯陀含、向斯陀含、須陀洹、向須陀洹。婆羅邏！若我正法、律中聖眾大神皆居其中，大神名者，謂阿羅訶、向阿羅訶、阿那含、向阿那含、斯陀含、向斯陀含、須陀洹、向須陀洹者，是謂我正法、律中第六未曾有法，令諸比丘見已樂中。

「復次，婆羅邏！如大海清淨，不受死屍，若有命終者，過夜風便吹著岸上。婆羅邏！我正法、律亦復如是，聖眾清淨，不受死尸。若有不精進人惡生，非梵行稱梵行，非沙門稱沙門，彼雖墮在聖眾之中，然去聖眾遠，聖眾亦復去離彼遠。婆羅邏！若我正法、律中聖眾清淨，不受死屍。若有不精進人惡生，非梵行稱梵行，非沙門稱沙門，彼雖墮在聖眾之中，然去聖眾遠，聖眾亦復去離彼遠者，是謂我正法、律中第七未曾有法，令諸比丘見已樂中。

「復次，婆羅邏！如大海閻浮洲中有五大河，一曰恒伽，二曰搖尤那，三曰舍牢浮，四曰阿夷羅婆提，五曰摩企，悉入大海，既入中已，各捨本名，皆曰大海。婆羅邏！我正法、律亦復如是，剎利種族姓子，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捨家、無家、學道，彼捨本名，同曰沙門，梵志種、居士種、工師種族姓子，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捨家、無家、學道，彼捨本名，同曰沙門。婆羅邏！若我正法、律中剎利種族姓子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捨家、無家、學道，彼捨本名，同曰沙門，梵志種、居士種、工師種族姓子，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捨家、無家、學道，彼捨本名，同曰沙門者，是謂我正法、律中第八未曾有法，令諸比丘見已樂中。

「婆羅邏！是謂正法、律中有八未曾有法，令諸比丘見已樂中。婆羅邏！於意云何？若我正法、律中有八未曾有法，若汝大海中有八未曾有法，此二種未曾有法，何者為上、為勝、為妙、為最？」

婆羅邏白曰：「世尊！我大海中有八未曾有法，不及如來八未曾有法，不如千倍萬倍，不可比，不可喻，不可稱，不可數，但世尊八未曾有法為上、為勝、為妙、為最。世尊！我今自歸於佛、法及比丘眾，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，從今日始，終身自歸，乃至命盡。」

佛說如是。婆羅邏阿修羅王及諸比丘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阿修羅經第四竟(二千三百六十二字)

中阿含經卷第八(一萬六百五十八字)(初一日誦)